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 第十五回 論善士微言議賑捐 見招貼書生談會黨

當下繼之換了衣冠，再到書房裡，取了知啟道：「這回只怕是他的運氣到了。我本來打算明日再去，可巧他來請，一定是單見的，更容易說話了。」說罷，又叫高升將那一份知啟先送回去，然後出門上轎去了。我左右閒著沒事，就走到我伯父公館裡去望望。誰知我伯母病了，伯父正在那裡納悶，少不免到上房去問病。坐了一會，看著大家都是無精打采的，我就辭了出來。在街上看見一個人在那裡貼招紙，那招紙只有一寸來寬，五六寸長，上面寫著「張大仙有求必應」七個字，歪歪的貼在牆上。我問貼招紙的道：「這張大仙是甚麼菩薩？在哪裡呢？」那人對我笑了一笑，並不言語。我心中不覺暗暗稱奇。只見他走到十字街口，又貼上一張，也是歪的。我不便再問他，一逕走了回去。

繼之卻等到下午才回來，已經換上便衣了。我問道：「方伯那裡有甚麼事呢？」繼之道：「說也奇怪，我正要求他寫捐，不料他今天請我，也是叫我寫捐，你說奇怪不奇怪？我們今天可謂交易而退了。」說到這裡，跟去的底下人送進帖袋來，繼之在裡面抽出一本捐冊來，交給我。我翻開看時，那知啟也夾在裡面，藩臺已經寫上了二十五兩，這五字卻像是塗改過的。我道：「怎麼寫這幾個字，也錯了一個？」繼之道：「不是錯的，先是寫了二十四兩，後來檢出一張二十五兩的票子來，說是就把這個給了他罷，所以又把那『四』字改做『五』字。」我道：「藩臺也只送得這點，怪不得大哥送一百兩，說不能寫在知啟上了，寫了上去，豈不是要壓倒藩臺了麼？」繼之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這也沒有甚麼壓倒不壓倒，看各人的交情罷了。其實我同陳仲眉並沒有大不了的交情，不過是惺惺惜惺惺的意思。但是寫了上去，叫別人見了，以為我舉動闊綽，這風聲傳了出去，那一班打抽豐的來個不了，豈不受累麼？說也好笑，去年我忽然接了上海寄來的一包東西，打開看時，卻是兩方青田石的圖書，刻上了我的名號。一張白折扇面，一面畫的是沒神沒彩的兩筆花卉，一面是寫上幾個怪字，都是寫的我的上款。最奇怪的是稱我做『夫子大人』。還有一封信，那信上說了許多景仰感激的話，信末是寫著『門生張超頓首』六個字。我實在是莫名其妙，我從哪裡得著這麼一個門生，連我也不知道，只好不理他。不多幾天，他又來了一封信，仍然是一片思慕感激的話，我也不曾在意。後來又來了一封信，訴說讀書困苦，我才悟到他是要打把勢的，封了八元銀寄給他，順便也寫個信問他為甚這等稱呼。誰知他這回卻連回信也沒有了，你道奇怪不奇怪？今年同文述農談起，原來述農認得這個人，他的名字是沒有一定的，是一個讀書人當中的無賴，終年在外頭靠打把勢過日子的。前年冬季，上海格致書院的課題是這裡方伯出的，齊了卷寄來之後，方伯交給我，我將他的卷子取了超等第二。我也忘記了他卷上是個甚麼名字了。自從取了他超等之後，他就改了名字，叫做『張超』。然而我總不明白他，為甚這麼神通廣大，怎樣知道是我看的卷，就自己願列門牆，叫起我老師來？」我道：「這個人也可以算得不要臉的了！」繼之歎道：「臉是不要的了，然而據我看來，他還算是好的，總算不曾下流到十分。你不知道現在的讀書人，專習下流的不知多少呢！」

說話時我翻開那本捐冊來看，上面黏著一張紅單帖，印了一篇小引，是募捐山西賑款的，便問道：「這是請大哥募捐的，還是怎樣？」繼之道：「這是上海寄來的。上海這幾年裡面，新出了一位大善士，叫做甚麼史紹經，竭盡心力的去做好事。這回又寄了二百份冊子來，給這裡藩臺，要想派往各州縣募捐。你想這江蘇省裡，連海門廳算在裡面，統共只有八府、三州、六十八州縣，內中還有一半是蘇州那邊藩臺管的，哪裡派得了一百冊？只好省裡的同寅也派了開來，只怕還有得多呢。」

我道：「這位先生可謂勇於為善的了。」繼之笑了一笑道：「豈但勇於為善，他這番送冊子來，還要學那古之人與人為善呢。其實這件事我就很不佩服。」我詫異道：「做好事有甚麼不佩服？」繼之道：「說起來，這句話是我的一偏之見。我以為這些善事，不是我們做的。我以為一個人要做善事，先要從切近地方做起，第一件，對著父母先要盡了子道，對著弟兄要盡了弟道，對親戚本族要盡了親誼之道，夫然後對朋友要盡了友道。果然自問孝養無虧了，所有兄弟、本族、親戚、朋友，那能夠自立，綽然有餘的自不必說，那貧乏不能自立的，我都能夠照應他妥妥帖帖、無憂凍餒的了，還有餘力，才可以講去外面做好事。所以孔子說：『博施濟眾，堯舜猶病。』我不信現在辦善事的人，果然能夠照我這等說，由近及遠麼？」我道：「倘是人族大的，就是本族、親戚兩項，就有上千的人，還有不止的，究的總要占了一半，還有朋友呢，怎樣能都照應得來？」繼之道：「就是這個話。我舍間在家鄉雖不怎麼，然而也算得是一家富戶的了。先君在生時，曾經捐了五萬銀子的田產做贍族義田，又開了幾家店舖，把那窮本家都延請了去，量材派事。所以敝族的人，希冀可以免了饑寒。還有親戚呢，還是照應不了許多呀，何況朋友呢。試問現在的大善士，可曾想到這一著？」

我道：「碰了荒年，也少不了這班人。不然，鬧出那鋌而走險的，更是不得了了。」繼之道：「這個自然。我這話並不是叫人不要做善事，不過做善事要從根本上做起罷了。現在那一班大善士，我雖然不敢說沒有從根中做起的，然而沽名釣譽的，只怕也不少。」我道：「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，能夠從行善上沽個名譽也罷了。」繼之道：「本來也罷了，但還不止這個呢。他們起先投身入善會，做善事的時候，不過是一個光蛋；不多幾年，就有好幾個甲第連雲起來了。難道真是天富善人麼？這不是我說刻薄話，我可有點不敢相信的了。」我指著冊子道：「他這上面，不是刻著『經手私肥，雷殛火焚』麼？」繼之笑道：「你真是小孩子見識。大凡世上肯拿出錢來做善事的，哪裡有一個是認真存了仁人惻隱之心，行他那民胞物與的志向！不過都是在那裡邀福，以為我做了好事，便可以望上天默佑，萬事如意的。有了這個想頭，他才肯拿出錢來做好事呢。不然，一個銅錢一點血，他哪裡肯拿出來。世人心上都有了這一層迷信，被那善士看穿了，所以也拿這迷信的法子去堅他的信，於是乎就弄出這八個字來。我恐怕那雷沒有開工夫去處處監督著他呢。」我道：「究竟他收了款，就登在報上，年年還有徵信錄，未必可以作弊。」繼之道：「別的我不知，有人告訴我一句話，卻很在理上。他說，他們一年之中，吃沒那無名氏的錢不少呢。譬如這一本冊子，倘是寫滿了，可以有二三百戶，內中總有許多不願出名的，隨手就寫個『無名氏』。那捐的數目，也沒有甚麼大上落，總不過是一兩元，或者三四元，內中總有同是無名氏，同是那個數目的。倘使有了這麼二三十個無名氏同數目的，他只報出六七個或者十個八個來。就捐錢的人，只要看見有了個無名氏，就以為是自己了，那個肯為了幾元錢，去追究他呢。這個話我雖然不知道是真的，是偽的，然而沒有一點影子，只怕也造不出這個謠言來。還有一層：人家送去做冬賑的棉衣棉褲，只要是那善士的親戚朋友所用的轎班、車夫、老媽子，那一個身上沒有一套，還有一個人占兩三套的。雖然這些也是窮人，然而比較起被災的地方那些災黎，是那一處輕，那一處重呢？這裡多分了一套，那裡就少了一套，況且北邊地方，又比南邊來得冷，認真是一位大善士，是拿人家的賑物來送人情的麼？單是這一層，我就十二分不佩服了。」

我道：「那麼說，大哥這回還捐麼？還去勸捐麼？」繼之道：「他用大帽子壓下來，只得捐點；也只得去勸上十戶八戶，湊個百十來元錢，交了卷就算了。你想我這個是受了大帽子壓的才肯捐。還有明日我出去勸捐起來，那些捐戶就是講交情的了。問他的本心實在不願意捐，因為礙著我的交情，好歹化個幾元錢。再問他的本心，他那幾元錢，就猶如送給我的一般的了。加了方才說的希冀邀福的一班人，共是三種。行善的人只有這三種，辦賑捐的法子也只有這三個，你想世人那裡還有個實心行善的呢？」說罷，取過冊子，寫了二十元；又寫了個條子，叫高升連冊子一起送去。他這是送到那一位朋友處募捐，我可不曾留心了。

又取過那知啟來，想了一想，只寫上五兩。我笑道：「送了一百兩，只寫個五兩，這是個倒九五呢。」繼之道：「這上頭萬不能寫的太多，因為恐怕同寅的看見我送多了，少了他送不出，多了又送不起，豈不是叫人家為難麼。」說著，又拿鑰匙開了書櫃，在櫃內取出一個小拜匣，在拜匣裡面，翻出了三張字紙，拿火要燒。我問道：「這又是甚麼東西？」繼之道：「這是陳仲眉前後借我的二百元錢。他一定要寫個票據，我不收，他一定不肯，只得收了。此刻還要他做甚麼呢。」說罷，取火燒了。又對我說道：「請你此刻到關上走一次罷。天已不早了，因為關上那些人，每每要留難人家的貨船，我說了好幾次，總不肯改。江面又寬，關前

面又沒有好好的一個靠船地方，把他留難住了，萬一晚上起了風，叫人家怎樣呢！我在關上，總是監督著他們，驗過了馬上就給票放行的。今日你去代我辦這件事罷。明日我要在城裡跑半天，就是為仲眉的事，下午出城，你也下午回來就是了。」

我答應了，騎馬出城，一逕到關上去。發放了幾號船，天色已晚了，叫廚房裡弄了幾樣菜，到述農房裡同他對酌。述農笑道：「你這個就算請我了麼？也罷。我聽見繼翁說你在你令伯席上行得好酒令，我們今日也行個令罷。」我道：「兩個人行令乏味得很，我們還是談談說說罷。我今日又遇了一件古怪的事，本來想問繼翁，因為談了半天的賑捐就忘記了，此刻又想起來了。」述農道：「甚麼事呢？到了你的眼睛裡，甚麼事都是古怪的。」我就把遇見貼招紙的述了一遍。述農道：「這是人家江湖上的事情，你問他做甚麼。」我道：「江湖上甚麼事？倒要請教，到底這個張大仙是甚麼東西？」述農道：「張大仙並沒有的，是他們江湖上甚麼會黨的暗號，有了一個甚麼頭目到了，住在哪裡，恐怕他的會友不知道，就出來滿處貼了這個，他們同會的看了就知道了。只看那條子貼的底下歪在那一邊，就往那一邊轉彎；走到有轉彎的地方，留心去看，有那條子沒有，要是沒有，還得一直走；但見了條子，就照著那歪的方向轉去，自然走到他家。」我道：「哪裡認得他家門口呢？」述農道：「他門口也有記認，或者掛著一把破蒲扇，或者掛著一個破燈籠，甚麼東西都說不定。總而言之，一定是個破舊不堪的。」我道：「他這等暗號已經被人知道了，不怕地方官拿他麼？」述農道：「拿他做甚麼！到他家裡，他原是一個好好的人，誰敢說他是會黨。並且他的會友到他家去，打門也有一定的暗號，開口說話也有一定的暗號，他問出來也是暗號，你答上去也是暗號，樣樣都對了他才招接呢。」我道：「他這暗號是甚麼樣的呢？你可……」我這一句話還不曾說完，忽聽得「轟」的一聲，猶如天崩地塌一般，跟著又是一片澎湃之聲，把門裡的玻璃窗都震動了，桌上的杯箸都直跳起來，不覺嚇了一跳。

正是：忽來霹靂轟天響，打斷紛披屑玉談。未知那聲響究竟是甚麼事，且待下回再記。